



凤凰面具

fenghuang
Mianju

2

面具下隐藏着什么样的人生
金钱社会里有什么惊人陷阱

蘑菇姑 ○ 著

一部当代江湖的骗子演义
十年来最好看的骗术小说

凤凰面具

混迹上海的传奇骗子

蘑菇 著

2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凤凰面具.2 / 蘑菇著. —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

2007.10

ISBN 978-7-80755-273-4

I. 凤… II. 蘑…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62674 号

凤凰面具 2

作 者: 蘑 菇

策 划: 张国岚

责任编辑: 张亚鹏

美术编辑 美 慧

特约监制: 千太阳

特约编辑 马利敏

封面设计: 柏拉图

责任校对 成 仁

出版发行: 花山文艺出版社

地 址: 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

邮政编码: 050061

网上书店: <http://www.hspul.com/ecity>

邮购热线: 0311—88643242

销售热线: 0311—88643227/3228/3229

传 真: 0311—88643225

E-mail: hspul@163.com

印 刷: 北京佳信达艺术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字 数: 360 千字

印 张: 20

版 次: 2007 年 12 月第 1 版

200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755-273-4

定 价: 26.8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凤凰面具

2

目录

第一卷 半潜

第一章	苏杭人家	2
第二章	冷暖	9
第三章	曲诈	16
第四章	鬼门十三针	23
第五章	晕	31
第六章	救一命	39
第七章	黑色钻云燕	46
第八章	假还真	53
第九章	何为醉	61
第十章	备战	69
第十一章	跳神	77
第十二章	隐	85
第十三章	青衣	92

第二卷 闹歌

第一章	诱	100
第二章	凤卓青羽	108
第三章	祝门三器	117
第四章	姗姗	124

第五章	阴阳	132
第六章	针对刀	139
第七章	萌动	148
第八章	饭局	157
第九章	空木斗蛊	166
第十章	银枪	176
第十一章	好车	184
第十二章	公子脾气	193

第三卷 湖秀繁花

第一章	追杀	202
第二章	上香	211
第三章	江小鱼	219
第四章	情传	229
第五章	运气	238
第六章	千局	246
第七章	出千	256
第八章	依情	267
第九章	主任的权力	276
第十章	新车	286
第十一章	田公子	295
第十二章	傻女孩	30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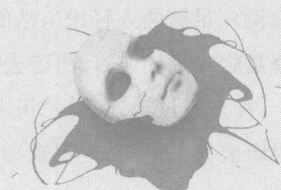
第 一 卷

第

一

卷

半 潜



第一章 苏杭人家

相比与一般恋人，祝童与苏叶之间古典意味更多些。

叶儿是矜持而浪漫的，不想提起这些东西；而小骗子则是心怀鬼胎，自己的身份就大有问题，为了扮演好李想的角色，一直没交流这些实际的东西。

在凤凰城的几天里，两个人对这段刚开始的感情都分外珍视，叶儿说过她学的专业是财会，祝童以为她不过在一般的机关或银行之类的大公司里就职，她挣多少钱都无所谓，祝童有把握在上海淘到足够两人轻松生活的资本。

的士司机问：“先生，这里就是您要到的地方，再走去哪里？”

“哦，再开一点，找个花店。”祝童回过神，又说一句。

的士平稳地滑过，叶儿的身影消失在车窗外，祝童心里却“咯噔”得厉害，每一次跳动，心口处都有隐隐的疼痛。

电话又响了，这次，祝童没去接这个明显是叶儿打来的电话；小骗子要想明白，自己有没有本事享受有女警官身份的叶儿的爱情。

无论如何，骗子与警官都是对立的；祝童本能地感觉到危险，经验告诉他，现在最好的选择就是马上抛开一切跑路，在最短的时间内离开上海，离开叶儿，切断与她的一切联系。

祝童知道一个最简单的常识：公安系统对任何一个警官的配偶都要进行严格的政审，不论是女警官还是男警官，只要结婚或谈恋爱，都要面临这一关。

叶儿啊，你做什么不好，为什么是个警察？祝童在心底诅咒着突然降临的噩梦，假的就是假的，他不认为猴子为自己制作的假身份能经得起公安系统的审查，那可是要命的严格。

但是，面临这个简单的选择时，小骗子生平第一次感觉到无奈和心痛；忽然之

间,他感觉到叶儿在自己心中的分量是如此之重,似乎就是生命的全部了,离开叶儿是不可忍受的。

转过一条街道,的士停在一家花店旁,祝童在司机提醒两句后才想起来:自己要下车去买花。

花店很小,所以在临街处也摆满了花篮,面对娇艳美丽的花束,只看去就使人心情愉悦。

店主人是位年轻的小姐,清秀如花,看到客人进门放下手里喷壶过来招呼:“先生要买花?送女朋友吗?”

祝童神情有些恍惚,对花也不是很懂,只傻笑一下没吭声;黄海说过叶儿喜欢兰花和丁香花,不过这个花店里到处都是鲜艳的花束,他一时眼花缭乱。

“先生,我们的玫瑰是刚到的,这边的红掌……”小姐耐心地推荐各种花朵,祝童赫然一笑:“麻烦你,我要兰花,还有丁香。”

卖花小姐从冰柜里取出花,边修剪包扎边笑着说:“我这里兰花是最好的,以前有个警官经常来,他和您一样,也只要兰花和丁香,这两种花不好配。”

花束扎好了,洁白的兰花在紫色丁香的簇拥下,骄傲不群,高洁芬芳。

祝童付过钱后走出花店,又坐进的士:“麻烦转回去。”

的士开动,祝童把脸埋进花束,卖花小姐说的警官八成就是黄海;小骗子被黄海一刺激突然自信膨胀,他不能离开叶儿,只要叶儿在乎他,事在人为,还没糟糕到无可挽回的地步。

小骗子对猴子的手艺没信心,但是对自己有信心;叶儿还在见习期,距离转正还有一段时间;也许,他能说服叶儿放弃这个工作,或者在这段时间内想别的办法,让李想这个身份……

叶儿正在焦急地等待,一身警服英姿勃发,虽然警官服都比较宽大,但是仍遮不住她丰盈婀娜的身形。

的士在不远处的停靠站站稳,祝童捧着鲜花下车,迎着美丽的女警官走过去。

“啊!”叶儿惊呼一声,看着祝童一步步走近,眼睛里流露出的惊喜是再明白不过的;当祝童把鲜花捧给她时,叶儿的目光才离开祝童,低声说声“谢谢”,脸红了。

“我从没想到,叶儿还是位漂亮的女警官。”

“喜欢吗?”叶儿原地转一圈,轻笑着。

“喜欢,你做什么我都喜欢。”祝童夸奖着,心里却在嘲笑自己,刚才想的一切算计,在面对叶儿后都灰飞烟灭。

的士又停在身边,司机摇开车窗:“先生,您的包。”

祝童这才想起自己的行李还在车上，叶儿嗔怪一声，看祝童从后座取出包裹：“你呀，魂掉了？”

“嘿嘿，是，是。”祝童看的士还没走，奇怪了，忽又笑道，“都是叶儿太漂亮了，我还没付车钱呢。”掏出一张大票塞进去，“谢谢你，不用找了。”

“那不成，该多少钱就是多少钱，要遵守规矩的，我们不多收客人一分钱的。”司机撕下小票，连找头递过来，“如果先生要感谢我，给我们公司写封感谢信好了。”

“那是一定的，请问师傅……”

“写我车号就行，我姓王。”的士不敢在警察前面停留，说一句后就要开走，叶儿却叫住他：“师傅等一下。”

有这个插曲，两人之间的气氛松弛一些，叶儿笑着对祝童说：“我还在上班呢，要进去了，你等我好吗？”叶儿说着话，抬手看看手表，“还有一小时才下班呢，师傅，拐过这条街，有家苏杭人家晓得不？麻烦你把他载过去。”

“晓得，是苏杭人家茶楼吧？”的士司机王师傅对漂亮的女警官连连点头，还递上自己的名片，“我这就送先生过去，今后多关照好啦。”

就这样，刚见面不到两分钟，祝童被塞进来时的的士中。叶儿握住他的手，温柔地说：“对不起，我就是想看看你，乖乖等我吃午饭。”

王师傅开动的士，对祝童的羡慕是由衷的：“先生好福气，能有这样漂亮的女朋友，那是几辈子修来的好运气啊。”

“是运气。”祝童嘟囔一句，却不确定这运气究竟是不是好运气。老骗子已经栽倒在这样的运气上了，他能闯过这道关吗？至少现在，小骗子还挣脱不开，还不由自主地深陷进去。

苏杭人家是家安静的小茶楼，就在刚才祝童买花的那条街上，与花店间隔不到三十米。

这家木结构的小茶楼外观不很出色，进去后却能体会到茶香满堂。茶楼上下仅有十多张茶几，花梨木台案，藤椅软垫；墙壁以竹木装饰，随意镶嵌几只小小的苏绣锦鲤，靠墙处还摆放着书架，上面是厚厚的线装书，刚坐下，满室的书香、茶香扑面而来。

几位服务小姐也很雅致，都身穿江南传统手工蜡染制成的窄身对襟盘扣小袄，头发都用红丝线捆扎，犹如水乡小镇中撑着乌篷船的小妹一般清新朴素，看去别有一番风韵。

祝童到上海的次数不多，对江南茶楼的品味更少，他更多是混迹在酒吧或酒店那样的热闹所在；如今嗅着扑鼻茶香，看小姐在对面安静地布茶，听着飘荡在茶楼里

的琵琶声,虽不是物我两忘,也是浑身舒畅。

难怪叶儿喜欢这样的地方,就是他这个标准的俗人小骗子,处身此处,对时间的流逝一样淡漠许多;因为,这里是叶儿喜欢的地方,她一定常来。

只是,这里到底是繁华的上海,忘俗只能是片刻。

祝童把一本线装书刚刚翻开,苏杭人家又上来一位,径直走到祝童对面坐下,也是位警官。

“黄海?你怎么来了?”祝童很意外,站起来握着黄海的手时,还在吃惊。

算起来,他到上海不过一个多小时,黄海怎能准确地找到这里?应该是叶儿对黄海说的了,小骗子只能这样判断,心里竟有些酸酸的感觉。

“李医生,我刚才到局里办事,正好看到你和叶儿在门口,所以就跟过来见一面;听叶儿说你要到上海来工作,怎么样?顺利吗?”

黄海还是老样子,直爽而直接;看得出他对于祝童的到来真是很高兴。小骗子对这个解释很满意,叶儿到哪里都是一道风景,特别是穿警服时,站在路旁更使人侧目。想到刚才路人羡慕的眼光,祝童心里甜丝丝的,招呼黄海坐下才说:

“我答应你要好好照顾叶儿,就来上海了,今后还要请你多多关照。”

“别这样说,李医生,该感谢的是我才对。”黄海看来气色很好,这多半是朵花的功劳。想起朵花,祝童问道:“朵花还好吗?”

“朵花在上补习班,她很好,晚上叫上叶儿,大家一起吃顿饭。这次你一定不要客气,我欠你好大人情啊。”

黄海说罢,哈哈一笑。祝童忽然感觉到滑稽,对面这个警官明显把小骗子当成朋友了,但是,老骗子说过,骗子不需要朋友,对于骗子来说,朋友是最危险的东西,特别是一个警官朋友。

而现在,小骗子不仅有黄海这么个警官朋友,连女友也是位警官。

有这么两个警官在身边,难道真的要就此金盆洗手退出江湖?小骗子脑子转得飞快,他在想自己以前的行为一旦暴露,该判多少年?况且,就算那些都不会暴露,江湖上那些人能就此放过他吗?混江湖是一回事,大家都没什么牵挂,想退出来过安生日子,说起来容易,往日的恩怨不可能一笔勾销。

黄海看来是这里的常客,茶小姐不待吩咐就送上几盘干果。

“李医生,我想求你件事。”黄海点上香烟,直视着祝童,神情庄重。

“你太客气了,黄海,我这样叫你可以吗?”祝童不知道他要说什么,先把这气氛松弛一下,这是技巧,谈话的技巧。

“可以,那以后我就叫你李想了。对于你们医生,我一直没什么好感,你是第一

个。”黄海又伸过手来，“朵花也说，李大哥很不错，我相信她。”

祝童与黄海的手又一次握到一起，摇两摇才分开。

“李想，我想求你帮我演九个月的戏；叶儿还在见习期，在她转正之前，请你尽量不要到这里来。”

“哦，是这样。”祝童看向黄海，等着下文，他知道，黄海不会无故这样要求。

“叶儿的工作是我妈妈安排的，她对叶儿比对我这个儿子都要紧，她是叶儿的顶头上司；如果知道我和叶儿……我怕会影响叶儿转正。我和叶儿说过，这件事先不对外人说，等她办好手续后再找机会告诉我妈妈。”黄海有些不好意思，更不好意思的是祝童；人家要求的是对叶儿好，而自己在胡乱猜忌。

怪不得叶儿在见习期能如此轻松地请到假期，原来有黄海的母亲罩着；祝童感慨一下，点头答应了黄海的要求。

“该感谢的是我，叶儿的事也就是我的事，如果实在为难，她可以做别的行业。”

“李医生，不，李想，叶儿是个好强的女孩子，我不怀疑你能养得起她；但是，她需要这个工作；叶儿在市局做财务，很轻松也没什么压力，很适合她。”

原来是做会计，祝童心里的压力少了许多；在公安局做个小会计是比较轻松，这样她会有很多时间兼顾业余爱好，薪水也不低，还有警官的身份，到哪里都会有面子，在普通人看来，这是份很好很好的工作。

问题是，祝童不是普通人，他现在脑子里想的，是怎样让黄海的母亲知道事实，那样，叶儿转正的事八成就泡汤了。

“我希望叶儿能幸福，她现在喜欢你，但是，李想，别怪我说话难听，你如果连这点心胸也没有，就配不上叶儿。”

黄海的话音里有警告，小骗子有些恼，静下来一想，只有无奈地点头。

爱情是美好的，但李想这个身份的基础太脆弱，江湖风云变幻，小骗子不能保证能不出一点意外，如果自己出什么事，叶儿怎么办？黄海真是为了叶儿好，对比一下，祝童感觉到自己太自私了。这确实是一份安稳的工作，如果他出什么意外，至少叶儿不必为生计犯愁。

牵挂与体贴，小骗子第一次感觉到这两个词的滋味，同时还有无奈与心酸，实在是心酸啊，在现实社会里，小骗子被迫要遵守另一套生存法则。

苏杭人家茶楼的客人多起来，冬日的太阳从竹帘照进来，暖暖的，茶几上的茶水却渐渐凉了。

“住哪里了？”黄海端详着祝童，好像有些不放心的样子，问出的话却是另一层意思。

“等见了叶儿才能确定，暂时还住宾馆吧，过两天等手续办好了，再……”黄海，你



在上海熟，帮着打听一下，我需要买套房子。”

听说祝童要买房子，黄海放心不少：“在上海买房子可不简单，你准备买多大面积的，在哪里？”

“就这附近吧，叶儿上班近点，我是无所谓。”

“附近的房子？李想，你有多少钱？”

“百十万吧，不够吗？”

“看来，你们做医生的是比较有钱；我们俩差不多大，挣得可比你少多了，呵呵。”黄海自嘲一下，马上正经起来，“你知道这里的房价是多少？差不多的也要两万左右一平方，一百万买不到大一点的房子。我看啊，你先租个好些的公寓，这附近就有，回头我给你找一套。听我的，买房子的事等一等，叶儿转正后，能享受公务员待遇，你们就有资格买到便宜的房子。到那时，你这百十万才能算钱。”

“操！”祝童在心里咒骂一句，上海的房子怎么会如此贵！他十天前还有四百六十万，给老骗子搞捐助三百万，为对付陈主任收集材料用了十多万，如今只剩下一百四十来万。

来上海的路上，小骗子就有些担心这些钱够不够安身，现在看来，连黄海也以为这些钱不足以给叶儿一个舒适的生活空间。难道要去再做几桩生意？

“黄海……哥，你也来了？”

叶儿的声音把祝童叫醒，她已换上一套便装，上楼来就坐到祝童身边，对黄海说：“你不该穿警服来这里，被督察看到会有麻烦的。”

“我这就走，刚才是看到李想来了，上来说几句话。”黄海站起来，哈哈笑着拿起帽子戴上，“我不打搅了，知道你们多日没见，一定有很多话要说；记得啊李想，晚上和叶儿一起来吃饭。”

叶儿温软的气息笼罩着祝童，小骗子又只会傻笑了，推推眼镜框点头道：“一定，只要叶儿没意见，一定的。”

“今天不行的，晚上要回家吃饭，姐姐要见李想呢。”叶儿扶着祝童的手臂对黄海说，边说还边拧祝童一下。

“那……就改日吧，反正我来了，麻烦你的时候多呢。”

黄海见祝童也这样说，只有笑着摇头：“李想啊，我的好兄弟，苏绢姐可不好对付，今后有你受得了。”

“难道我姐姐以前对你不好吗？”叶儿不满意。黄海已经走到楼梯口，回身摆摆手：“好，好，当我没说。”头也不回地走了。

“别听他乱讲，我姐姐很好的。”叶儿看黄海消失后，有些担心地看着祝童。

“没关系,我知道,苏绢姐姐是很好的。”

“这几天你身体怎么样?叶儿,是不是照我说的做,没偷懒吧?”祝童搭上叶儿的脉门,十分正常,她现在很健康;腹部的蛊蛹又淡了些,看来,神传琥珀真的镇压住那个小蛊虫。祝童以为,如果叶儿能吸收掉它,对她的好处是巨大的,就像朵花一样,一定会更美丽。

“你才偷懒呢。”叶儿嘟起嘴,孩子一样,忽然又笑了,“我啊,每天都要写好多遍‘灵’字,想的不是……是想你什么时候来。李想,我想你,整天都想你,想让你送我红玫瑰。”

“叶儿不是喜欢兰花吗?”

“叶儿喜欢你送的红玫瑰。”

两个人的手握在一起,互相凝视着,目光纠缠再也分不开。

叶儿的脸慢慢红了,白而细的牙齿轻咬着下唇,忍耐的样子,终于轻声呻吟道:“李想啊,你总算来了,我,想吻你。”

“现在吗?”小骗子环视一圈,周围有几个人在低头窥视。叶儿的魅力散布成网,笼罩住半个茶楼,没几个男人能抵御得住。

“当然不是了。”叶儿意识到身边的环境,笑着坐直身体,“我饿了。”

苏杭人家茶楼与上海别的茶楼一样,供应简单的茶点和本地菜肴;叶儿开心地咬着鲜虾蒸饺,祝童吃的是一份炒饭。

“我会做好多菜呢,等……我天天给你做好吃的。”

“好啊,好啊,你做什么我就吃什么。”

“那,如果我不做饭呢?莫非你就不吃了?”

“叶儿的手艺一定是好的,你要不做了,我就只有饿着肚子了。”

两个人傻瓜一样说着傻话,吃完这餐甜蜜的午饭,叶儿上班的时间也就到了。

“你下午要做什么?”

“去见王院长,落实工作的事。”

“等我电话,晚上接我回家。记得玫瑰啊。”

叶儿走了,小骗子才开始仔细思考:在这样的情况下,上海还适合他生存吗?



第二章 冷暖

桌上那壶碧螺春，早已淡如清水。

午时的喧嚣过后，苏杭人家茶楼内相对安静下来，旁边还是有两桌客人在低声谈论着什么。

祝童喝着无滋味的茶，思量着、矛盾着；每当他想一走了之时，叶儿的清丽痴情立即会撕裂他的无情，情网丝丝，缠绕住小骗子的不羁之心。

黄海的电话打过来，他的动作够快，要祝童下去，说是带他看房子，小骗子这才想起来，黄海在替自己找合适的公寓。

见到黄海后，祝童甚至连个谢字也说不出，只能握握他的手，坐上那辆警车。

只凭李想这个身份，他还没那么大的脸面，黄海是冲着叶儿，这份深情在感动着小骗子的同时，也带给他更大的压力。就这么逃避，今后会安心吗？

果然，黄海找的这间公寓十分合适，在一座高层公寓的十七层，两室一厅，装修豪华，附带全套家具。

紫金豪苑小区是它的名字，有六座高层住宅楼，中间有个花园，里面绿树婆娑，环绕小桥流水，虽然是人工景致，看来也舒服；重要的是，紫金豪苑小区距离叶儿上班的上海市公安局三站距离，走路也不过二十分钟。

“不错吧，你现在就可以住进来，地下室还有车位，你如果买车的话，也有地方停。”黄海带祝童转一圈后，拍着他的肩膀，“我说是我租的，房东是我朋友的朋友，只算我五千一个月，很便宜了。”

是不贵，在这个地段这样的小区里，这样的公寓应该是七千左右；祝童租过房子，那还是半年前为青梅找房子时，他见识过上海的高房价，但是，黄海怎么会说他要买车？

“朵花说你开车很好,在上海这个地方,有车没车本没关系;但是你要在海洋医院工作,这一路的距离可不近;地铁只能通一半,挤公交车太麻烦了,每天上下班只路上就要两个小时以上,来回打的太不划算;况且,叶儿喜欢到郊外画画,所以,你那笔钱还是先买辆车,我替你想办法上牌照。”

太热心了吧,祝童有些不满,黄海完全是为叶儿想;但是,他能拒绝吗?以前叶儿就是这样生活的,黄海希望祝童能给叶儿同样的条件。

“黄海,你对叶儿太好了。”祝童不无情绪地说。

“别这么说,李医生,叶儿既然喜欢你,我会尽量帮你的。年底了,海关会处理一批罚没车,要不要我给你弄一辆?”

一直到黄海离开时,小骗子还在糊涂中,怎么能如此痛快地答应黄海呢?买辆汽车少说也要二十万,房租付半年,五万多就没了,进上海的第一天,二十多万就流水一样出去了。

钱啊,以前混江湖时,祝童可从来没对钱这玩意儿如此看重过,出手几万连眼也不眨一下;现在,躺在宽大的圆床上,小骗子在思量,是不是再出手做一票大生意?

上海滩够大,是冒险家的世界,换个说法,也许……

想着生意,小骗子的脑袋灵活多了,抓起电话拨通王觉非的手机。

“我是李想,王院长……什么,恭喜你,不过,为什么呢?”

王觉非话音里可没半分高兴,他几乎快哭出来了。

“李经理,上午吴主任和欧阳凡找我谈话,说是为配合中央精神,一个人在医院院长的位置待太久是不合适的,所以要我回海洋医学院任常务副院长,让吴主任的儿子暂时代理海洋医院院长职位,他们要我一周内交接。李经理,我现在该怎么办?他们这是突然行动,没经过组织程序,我要去告他们……”

“这样啊,王院长,你现在不要有任何行动,晚上等我电话,找个安静的地方,我们见一面。”祝童沉吟片刻,这样的挑战他喜欢,他马上被刺激得全身毛孔开放,血脉贲张。

“李经理,你已经到上海了吗?”王觉非也精神一些,听到祝童晚上就能去见他,声音里都透着兴奋。其实,这样的诉说本身就有缓解压力的作用。

“当然,为客户负责是我的宗旨,王院长,我们先要有个约定,做完这件事我不要你一分钱,只要你答应我一个小小的要求就可以了。”小骗子不会凭空帮这个忙,王觉非是知道的,他很痛快地就答应了:“只要我能做到的,李经理的要求一定照办。”

祝童松口气,才开始替对方着想:“这件事不像你想的那么严重,重要的是,你不能自乱阵脚。现在最坏不过是狗咬狗,对不起,也许这个词不准确。”

“没关系,李经理认为我该怎么做?”



“就当没发生任何事，你平时怎么做还怎么做；王院长，他们的底气也不足。你晚上找个地方放松一下，然后等我电话。我需要时间。”

祝童小心选择着用词，他最怕的不是什么吴主任和欧阳凡院长，而是王觉非承受不住这样的压力。

一周的时间，如果人家真想对付王觉非，不会如此客气的；这样的限定也许有两个意思：一是试探，吴主任不甘心被要挟，要试探王觉非的底线；第二个可能就复杂了，如果王觉非经受不了这个考验，买张飞机票一走了之，就省了大家好多事。不过，祝童不认为吴主任真要把王觉非逼走，他自己也不干净。

“好的，我晚上约了几个朋友到南海宫澜去打桥牌，就是上次我们见面的地方。你看可以吗？”王觉非轻松了，祝童也轻松：“南海宫澜？可以，很安静的地方。我十点左右给你电话。”

放下电话后，祝童忽然想到：也许，能在吴主任或欧阳凡那里做笔不大不小的生意。

想到就做，是祝童的习惯，在做王觉非的生意时，对于他周围的环境有过调查。

公寓里有全套家用电器，书房里还有台电脑。

祝童检查一遍，没看到网络设备，只有一个线路接口证明，这里以前有那样的东西。

不过没关系，祝童随身携带着笔记本电脑，还有储存关于王觉非周边资料的U盘；这些以前属于背景资料，是委托给上海本地的调查公司做的，现在被小骗子调出来细细品味着，以猎犬般的嗅觉寻找其中的破绽。

CK表的指针一秒秒转动，祝童细读一遍资料后，在这间陌生的公寓里，多半时间都是躺在那里发呆；将到叶儿下班的时间，他才拿起手机，拨号：“我找戴毛子戴老板。”

“我就是毛子，请问先生……”

“一个月前，我委托你们调查过两个人，一个姓吴，一个姓欧阳；戴老板还有印象吗？”

祝童与对方从没见过面，所有的联系都是通过电话；看来，戴毛子有做侦探的资本，对祝童的声音很敏感。

“李老板，呵呵，记得了记得了，请问，有什么不妥吗？”

“我需要进一步的资料，还有，也许我们可以合作，请问戴老板敢挣这个钱吗？”

“李老板，你们做的是大买卖，我戴毛子可没那个本事。上海滩的水很深，不该我们挣的钱，本公司一分也不挣。”戴毛子拒绝了祝童的诱惑，这使小骗子对他多了分尊重。

“既然如此，戴老板，我需要他们两个未来一周内的详细行动记录，这个钱你们

公司挣吗？”

“我们挣的就是辛苦钱，李老板，这样的生意不触犯法律，正在我们业务范围内；李老板说的是一周，要随时随地吗？”

“上厕所就免了，他们到哪里去吃饭、打牌、和谁在一起、晚上睡在哪里，这样说，我需要知道他们停留超过十分钟的任何一个地点。”

“三万八千六百元，李老板能接受这个价钱吗？”戴毛子那边静了片刻，报上个价钱；祝童很不习惯戴毛子的报价方式，任何时候都不会是整数，特别是尾数，一定要是六百元。

但是戴毛子坚持，说这叫细水长流，祝童只有适应：“我马上汇给你两万，现在就开始工作吧，每天晚上十二点给我资料。”

“先汇一万八千元，等结束再汇两万六百元，我相信你。”

戴毛子还在坚持他的细水长流，祝童笑着答应了。

叶儿说要玫瑰，祝童穿上外套要出门去买花，却怎么也找不到这间公寓的钥匙。给黄海打电话，只听彩铃响，不见他接听。

这是为什么？祝童正想着，门铃响起来，开门，叶儿先跑进来，后面跟着的，当然就是黄海了，还有朵花。

“好漂亮啊。”叶儿踢下鞋子在木地板上奔跑，每打开一扇门都要赞叹一声，“这里是你的书房，这里是我的画室。”

“你把这间当画室，李想睡哪里？”黄海揽着朵花跟在叶儿身后，对叶儿的霸道表示不满，她一眼看上的，竟然是宽大的卧房。

“他睡客厅里。李想，可以吗？这间朝阳，把床移到外面，我要在这里养好多好多花。”

叶儿回头嫣然一笑，小骗子连连点头：“我喜欢睡客厅，反正咱们怎么也没几个客人，也不怕人看笑话，对吧？”

“就是嘛？我们不欢迎客人。”

“这么说，连我们也不欢迎了？”朵花和叶儿好像很熟了，站在门边道。

“你们不是客人啊，你的海哥也是我哥哥。”

叶儿到里面去了，祝童才有时间和朵花坐到沙发上说话：“还好吗？”

“嗯，上海就是人多些，海哥对我很好。”

朵花还是那副娇柔样子，水样的纯净，似乎在她的世界里只有黄海。

“蝶姨有消息吗？”

“她说到春天再来，还说要我有事找你，”朵花看一眼另一边的黄海，低声道，“祝

